

[美] 杰克·凯鲁亚克/著
by Jack Kerouac
姬子/译

荒凉天使

Desolation Angels

Next page
A
ordained class
Feeling
Best Originals have a new
under proportion,
moving away from very str
it. feminine subjects
important
and makes a dramatic story
combined with cool, toned

Casual



I712.4/279+3

2006

[美] 杰

by JACK KEROUAC

姬子/译

荒涼天使

Desolation Angel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1995 by Jack Kerouac
Introduction © 1995 by Joyce John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凉天使 /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姬子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7

书名原文: Desolation Angels

ISBN 7-5366-7953-X

I. 荒… II. ①杰…②姬…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3909号


荒凉天使

HUANGLIANG TIANSHI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姬子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刘学琴
封面设计: 张 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82千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或010-85869377转8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荒凉天使

凯鲁亚克是一个极端,但他是个天才,他充满生命力和原初性,浑然天成。

——《图书馆》杂志

凯鲁亚克以充满悲悯的描绘给我们带来了那个时代的杰出片段,在二战之后,这代人苦苦挣扎着、维护着自身的生存,他们失去了目标,也迷失了方向……

——《科克斯评论》

这是自海明威以来美国文学第一个清晰可见的发展,凯鲁亚克的写作充满了悲哀的性、滑稽的幽默感、淫邪、视野广泛的路上写作、对美国童年时代以及青春记忆永远的抒情呼唤。

——理查德·福尔摩斯,《时代》周刊

生活是伟大的,几乎没人能像凯鲁亚克那样,带着激情、率性、悲哀和幽默,并极为风趣地将它诉诸笔端。

——卢瑟·尼科尔斯,《旧金山观察家报》

荒凉天使

凯鲁亚克出现在文坛,就像一缕清新的空气。同时,他也是一股力量,一个悲剧,一次胜利,一种不断上升的影响,并且持续至今。

——诺曼·梅勒

凯鲁亚克描述了他自己身边那群人的敏锐感受——他们曾经被冠以“垮掉的一代”、“地下人”、“达摩流浪者”这些名目,而现在,我们将他们视为“荒凉天使”,悲哀地追逐着徒劳的虚空……

——尼尔森·阿尔格林

凯鲁亚克的每本书都独一无二,充满心灵感应式的众声喧哗。他过人的天赋在20世纪下半页可谓旷世无俦,他综合了作家普鲁斯特、塞利纳、托马斯·沃尔夫、海明威、热内、爵士钢琴大师芒克、小号手查理·帕克、日本诗人松尾芭蕉和他自己作为一个运动员的神圣视点。正如凯鲁亚克的伟大同侪威廉·S·巴罗斯所言,凯鲁亚克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艾伦·金斯堡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

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序言

乔伊斯·约翰逊

1957年一月,某个寒冷的夜晚,我遇见了凯鲁亚克,并进入了这本小说的第二部——当时凯鲁亚克计划把这部分小说单独出版,书名为《穿越》。他刚从墨西哥城回来,在前往丹吉尔港的途中,穿越了纽约,并停留了两个来月。他是一个无家之人,在不同的地方随处停歇,然后再度出发。我想,也许他总是幻想在某个新的终点,他就能在对新奇事物及友情的渴望和离群隐遁的个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那晚,我遇见了他——那是《在路上》出版之前的九个月——杰克对出书的结果毫无概念,并没有预知到他将会一举成名,而他的达摩流浪者生涯也将从此告一段落。他像往常一样,怀疑自己的运气,他在一家杂货店用身上最后二十美元买东西的时候,店员“黑了”他的钱。艾伦·金斯堡曾请求我拯救他。我当时21岁,正在度过我自己的艰难岁月。我那时的人生哲学是:没什么可失去的。我走进格林威治村第八大道的霍华德·约翰逊酒店,凯鲁亚克就在柜台那里,穿着一件红黑格子短夹克衫。他的眼睛是令人吃惊的浅蓝色,他全身上下似乎只有红黑两种颜色——他的肤色被阳光晒成酡红,他的黑发隐约泛出微光。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凯鲁亚克那么生气勃勃的男人。不过,我们都腼腆于交谈,我注意到他看起来多么憔悴疲倦。他告诉我,他最近在一座叫荒凉峰的山上做了63天的山口望员,他现在很想重返荒凉峰。在杰克去丹吉尔跟巴罗斯汇合之前的两个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厮混,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那些孤独的日子究竟有多么困苦。

也许,在凯鲁亚克的心里,那63天的岁月已经回炉为一部小说,并开始向它们回眸。《荒凉天使》一直到1964年才全部完成,其中所包含的虚构成分远远低于被他称为“杜劳斯传奇”的其他九部自传性小说。根据凯鲁亚克的传记作家安·查尔特斯所言,这部小说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旅行日记里抽出来的,一段接一段,而不是通过

遥远的记忆转换而成的。它被删节成形,与其说那是一种再创造,毋宁说那就是凯鲁亚克引人注目的、通常也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年鉴。也许就在我给他带去法兰克福香肠的第二天,凯鲁亚克从口袋里掏出了他在墨西哥城买来的一个黑色笔记本,开始写“穿着红色外套的金色美女,似乎在‘寻找什么’……”他后来在《荒凉天使》里把我称为艾丽丝·纽曼。

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跟我说过,当他老了之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当他的“杜劳斯传奇”再无可写之际,他将把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名字都统一起来,让它们变成一部庞大的小说,以便媲美《追忆似水年华》。事实上,凯鲁亚克自认为是一个“奔跑的普鲁斯特”。不过,在凯鲁亚克的生活里,并没有“老去”一词,尽管他最后的停泊处是在佛罗里达圣匹茨堡的一间房子里面。他的文学声望逐渐黯淡,跟朋友们来往日渐稀少。1969年,他死在那里,年仅47岁。

“现在看来,我的生命就是写作,但那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而已。”1943年,凯鲁亚克在给童年好友塞巴斯蒂安·桑帕斯的信里写道。在21岁那年,他已经悟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还在同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奇异的、预言性的话语:“到我33岁那年,我会用一颗子弹了结自己。”

“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到达我成熟的顶峰,文思泉涌,写出了如此疯狂的诗歌和文字,多年以后,我会怀着惊讶回顾这一切,并且懊恼地发现我已经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了。”九年之后,凯鲁亚克对约翰·C·福尔摩斯如是说。尽管他活过了他的33岁,接着又活过了34岁,但1955至1956年就有迹象表明,他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在六年的非凡岁月里,他已经一气呵成地写完了7部小说。但就像另外一些少产作家所意识到的那样,自传绝非一个采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哪怕在他荒凉峰顶的夏日,凯鲁亚克就已经担忧,如果他继续下去,是否只是在自我重复。对于一个将生命等同于写作的人而言,停止写作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似乎是为了加重凯鲁亚克的自我怀疑,凯鲁亚克的作品一直未能付梓出版。直到1950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他起初认为这让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但结果却是这本小说几乎无人问津,预付给他的一千美元也很快就花得一干二净。1953年,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当上了维京出版社的出版顾问,他对《在路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凯鲁亚克在1951年春天用三个星期

一口气打出来的文稿。但维京不敢出版这本充满了明目张胆的性乱生活的小说。1955年6月,凯鲁亚克已经感到无比绝望。考利和同事凯斯·詹尼逊一起请凯鲁亚克吃了顿中餐,他向这两位编辑恳求,让维京出版社每月付他25美元,这样他就可以到墨西哥城的一间阁楼小屋把手头的书写完。对凯鲁亚克而言,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请求,但两位编辑却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他们其中一个笑着说:“朋友,你不是在打劫我们吧。”又经过一年半的极度痛苦的不稳定生活之后,1956年,考利终于明确告诉凯鲁亚克,那年秋天会出版他的《在路上》。(在维京出版社下决心的那三年之中,考利推掉了一系列的新书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鲁亚克本人对《在路上》并不看好,他认为那只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分量最轻的一部,比不上他后来以更激进的表达方式创作出来的几部小说,尤其是《尼尔的幻象》(1972年出版时更名为《科迪的幻象》)、《萨克斯医生》、《杰拉德的幻象》等。他认为这些小说才接近了“杜拉斯传奇”的真正声音——1955年他曾向考利描述过,那是“一种自动写作的风格,它永远不停地继续着,哪怕在我睡梦中的床榻上,骚动也在继续——那种骚动是《为芬尼根守灵》的骚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从20世纪40年代备受托马斯·沃尔夫影响写作《镇与城》,凯鲁亚克从一名充满诗意的年轻小说家转化为50年代大胆先锋的波普作家,跟他194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所结识的那群思想独立、不同凡响的年轻作家很有关系。在这群关系密切的男性“团伙”中,有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和吕西安·卡尔(他们在《荒凉天使》中分别以欧文·加登、布尔·哈巴德和朱利安之名现身),他们互相推荐阅读(塞利纳、尼采、布莱克、兰波)、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大麻和性爱。他们被写进了凯鲁亚克的小说之后,开始以不同的假名成为不同的角色,不断地从一本书进入另一本书。

凯鲁亚克经常能感到他们给他带来的深刻的精神和知性引力。他倾听他们谈话,就像乐迷倾听音乐,他的想像力被那些言词的节奏和韵律所激发。通过他正确无误的耳朵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将他们的声音织进了自己的文章。

在凯鲁亚克看来,他们之中最伟大的空谈者非尼尔·卡萨迪莫属——他就是《在路上》里的狄安·莫里亚蒂和《荒凉天使》中的科迪·珀姆雷,一个无师自通的天才,他曾经因为偷车入科罗拉多劳教学校。1947年,卡萨迪搭了一辆灰狗汽车来到纽约。凯鲁亚克初遇他的那天,是在东哈莱姆区一栋只有冷水的平房里,卡萨迪

全身赤裸着过来开门。

卡萨迪具有非凡的性魅力、过人的精力和语言能力,这个 21 岁的“少年犯”在丹佛的廉租屋和弹子房里长大,不同于凯鲁亚克身边受过大学教育圈子里的任何人。尼尔让凯鲁亚克想起他在家乡马萨诸塞州洛威尔镇的工人阶级朋友——那是一座工业小镇,他在 18 岁那年离开家乡,凭着一份橄榄球奖学金来到纽约读大学预科。正是卡萨迪激励着凯鲁亚克离开“衰老的东区”,去“在路上”。在 1947 年到 1950 年之间,由卡萨迪驾车,他们一起进行了一趟马拉松似的跨州之旅,凯鲁亚克发现了他的伟大主题:通过一个年轻人的目光去审视战后的美国。而这个年轻人已经丧失了他的美国梦;为了去了解“他的时代”,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安全保障,将自己暴露于危险、困难和生活的悲喜之中。凯鲁亚克把自己和他路上的同辈们称为“Beat”(“垮掉的一代”)——它的词根来自 beatitude(祝福之意),因此,它所隐含的意义并非挫败垮掉而是蒙受赐福。

“你们别把我看成某个单一的人物——”在《荒凉天使》中,也许他将这样告诫读者,“别把我看成一个淫棍、一个水手、一个流浪汉、一个老女人的附庸,甚至是一个同性恋、一个白痴,当我狂饮之际,也别把我看成一个印第安醉鬼……无论如何,一堆令人惊奇的混乱和矛盾(惠特曼说过这可太棒了)对 19 世纪的神圣俄罗斯要比对这些剪着小平头、面孔阴沉的庞蒂亚克现代美国人更为适合——”

如果凯鲁亚克和卡萨迪分开一段时间,他们会互相通信联系。凯鲁亚克预言卡萨迪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天性里那种“精力旺盛的冲动”,以及那种一往无前的自由。“不要低估了你的灵感、你了若指掌的街道、约会时刻、旅馆房间、酒吧场所、窗户测量、各种气息、树木的高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1950 年 12 月 23 日,他在给老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很可能,这些给卡萨迪的建议他自己应该也曾偶尔为之。(此时,凯鲁亚克正在回一封卡萨迪在嗑药之后写的、长达 1 万 3 千字的不可思议的长信,卡萨迪在信里叙述了他和一个名叫琼·安德逊的女人在 1946 年圣诞期间的情史。)

五天之后,凯鲁亚克坐下来,开始给卡萨迪写他自己的“忏悔录”,并宣称“我从此跟任何虚构彻底断绝关系”。这是凯鲁亚克的一个转折点。他突然间发现了一种新的自动写作风格,如同音乐一般自由纯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创作所谓的“狂野散文”,亦即行文不加标点、不假思索的写作风格,他可以献祭一切——健康、心智、婚姻和父性,彻底放弃一切安慰或者安全感。“那种写作就是一切。”它成了凯鲁亚克的信条,尽管在他的小说里他很少谈到这一点。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对他来说,言

语比人类的友情更重要？凯鲁亚克从来不揭示自己的内在动机，他的“生活实录”小说总是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挑衅性。

他是否为此付出得太多？只要读一读凯鲁亚克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中期所写的信件，你就会意识到，他几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路上”，投宿在廉价旅馆或者挤进朋友们的房子、扒货运列车、徒步丈量美利坚合众国的宽度和广度，而他同时也遭受到羞辱、伤害和无家可归的迷惘。

1951年，就在他在写作风格上发生突变并完成《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突然结束了六个月的婚姻，并让已经怀孕的妻子琼·哈维蒂自己去堕胎。当她追着他付女儿琼的抚养费时，凯鲁亚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带，时刻担心着会被警察逮住，然后被迫放弃写作去做苦工。在接下来的七年之中，他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所——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他母亲住在哪儿，他就把它们摆在哪儿。他不时会住在母亲家，打印他的手稿，整理他的日记和信件，安静地生活一段，恢复精神，直到厌倦和孤独又将他推到路上。

在写作一本书和另一本书之间的空隙里，凯鲁亚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历险。他将再次回到纽约、旧金山或者墨西哥城，进入垮掉派那种狂热的生活，达到伟大狂欢的极致顶点。他将日益酗酒、嗑药，以获得创作“狂野散文”的激情。他会变得易怒、痛苦、多疑，跟艾伦·金斯堡这类朋友翻脸，因为他会批评凯鲁亚克的作品。

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凯鲁亚克曾经获得过一张让他过上公共生活的处方，也许那种生活更适合他。在很多年当中，他都幻想着跟尼尔·卡萨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给自足式的大农庄。（杰克的母亲就像是他的最完美的妻子——“野性、疯狂、但却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也许也被包括在这个“喧哗的”计划之内，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独自呆在一间房子里或家里是最后的一种不幸。”凯鲁亚克1949年在给卡萨迪的信里曾这样说。但当他的朋友们年逾三十之后，他们的生活日趋稳定，能提供给凯鲁亚克的激情也越来越少：吕西安·卡尔和尼尔·卡萨迪都已结婚生子，要承担家庭责任；1955年甚至连艾伦·金斯堡都已经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奥尔洛夫斯基定居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根的孤独之中，“失败和厌倦”令他发狂。“安静生活”成为他的阶段性目标，但他不知该如何去实现它。

1954年，他开始研究佛教，期望能从中得到生活的答案。威廉·巴罗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凯鲁亚克绝望的根本，告诫他说：“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伤害，就想用佛教或者其他任何手段从自己的生活里排除爱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

已经犯了渎神罪，就像犯下了阉割的罪行一样。”

尽管凯鲁亚克对佛教有了深切而智慧的理解，也学会了坐禅，但他对安宁的追求却带有一种疯狂，因而只能导致自我挫败的结局。通过佛教，他可以在思想上克服自身的“空”，把它合理化，但他永远也接受不了它。“‘空即是空’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悲哀的事实。”在他前往荒凉峰度过63天荒凉生活的前夕，他曾经跟尼尔·卡萨迪吐露心声。

“我的生活就是一首自相矛盾的长篇史诗。”到达荒凉峰之后，凯鲁亚克在日记本里写道。他甚至都不想再动笔写小说——尽管他拥有了世界上的全部时间。他只能每日凝视霍佐敏峰，然后日复一日地记下他的感受——他以冷酷的清醒和无情的诚实进行记录。“荒凉峰的问题在于，”他写道，“没有他人，孤独，隔绝。”凯鲁亚克很快就意识到，他必须让自己重新淹没于生活的洪流——去“生活、行走、冒险、祈祷，并不为任何事感到内疚”——在《荒凉天使》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没有他人”更悲哀和更自我揭示的言词了。“他人”，如果他能从混合的记忆或灵感中把他们唤醒，那么，也许他将愿意与他的孤独相伴。但“没有他人”同时也暗示着凯鲁亚克已经感觉到，在他和其他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他仍然能够才华横溢地观察他们，但他再也无法触及到他们的生活。

1956年的那个夏天，凯鲁亚克在荒凉峰顶对“空”的深思与对质揭示了这个男人的生存状态：他尚未完全意识到自身的消耗和倦殆，但至少，他还没有丧失跟随想像去往任何地方的勇气和自由。他担任山火瞭望员将是他“在路上”冒险的最后一站，1957年，他得到了他所不想要的恶名：“垮掉一代的化身”，同时也永远结束了他无名的生活。

在《荒凉天使》中，杰克·杜劳斯，像凯鲁亚克一样从山顶上下到人间，进入到激动人心的旧金山文艺复兴之中，为他迟迟未能得到的名声找到了一个舞台。他经常心情骚动地漫步在伯克利和旧金山的街道，跟欧文·加登（金斯堡）、科迪·珀姆雷（卡萨迪）和拉菲尔·乌尔索（格里高利·科尔索）一起厮混，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越来越迫近的丧失。一年之后，当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路上》的样书终于面世时，科迪在杰克·杜劳斯面前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转过脸去。“我看到了所有的文学成就背后的一种新的荒凉。”杰克·杜劳斯这样告诉《荒凉天使》的读者。

如果这是小说里一个虚构的瞬间——那么，这也是一个毫无恶意的谎言，它旨在揭示一种结束感——它终于走到了尽头。在此之后，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远离城市”；杰克·杜劳斯描述了他对于“宁静”的悲哀感受：“一种宁静的悲哀就是我能

奉献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献礼。”

* * *

《在路上》出版前后，跟凯鲁亚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能感受到凯鲁亚克灵魂疼痛的阴影。但我记得，我本能地抗拒他“齐生死”的论点（他似乎以此来证明，他对父性的拒绝以及对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我讨厌被人提醒，万有皆空，但我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以免伤害他的感觉。垮掉派作家开启了我这一代人的革命。可当我的生活如此丰满之际，我又如何能够去信仰“空”？我曾经设想过，也许我能够通过爱去救赎杰克·凯鲁亚克，但我错了，没有人能救赎他。

时间不断流逝。1982年，我16岁的儿子好奇地注意到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用黑黄丝带系着的小册子——阿兰·瓦特的《禅之肉，禅之骨》。我想，那肯定是在我遇到凯鲁亚克之后不久买的，努力接触佛教而去取悦于他。当我儿子打开那本书时，一张折叠起来的绿色纸条飘落在地。那是鹰牌打字纸的一张标签。在它的背面，是凯鲁亚克随手用铅笔写下的一段对话碎片。这说明他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哲学冲突：

有人告诉我
W.C.汉迪刚刚
死了——我说
“他从来就没有
活过”——“啊，你这人。”
她说



杰克·凯鲁亚克，美国现代派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192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1969年去世。早年他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凯鲁亚克创造了全新的自动写作手法，颠覆传统的写作风格，创作所谓的“狂野散文”，他的“生活实录”小说往往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随意性和挑衅性，写作对于他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禅宗对他影响深远，他以中国唐代诗僧寒山为精神偶像，其疏狂漫游、沉思顿悟的人生成为“垮掉一代”的一种理想。

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性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等。他以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其中《在路上》已成为20世纪不折不扣的文学经典。

策 划：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石 涛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刘学琴

封面设计：张 涛

特约经销：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10-85869375

传真：010-85869372

网址：www.alpha-books.com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上卷

荒凉天使

